

民间文学参考资料

第二辑

• 7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 言

这是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的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结合具体作品进行探讨的文章；第二部分是参加过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撰写的经验介绍和心得体会的文章。

这些文章，大多是从建国以来的报刊上选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的文章，不再收入。第二部分中康新民、赵慈风、陈玮君同志的文章，是刚收到的，未曾公开发表，也收在本辑。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是当前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今后我们还要继续编辑这方面的资料专辑。

目 录

前 言

一、评僮族民间叙事诗“布伯”及其整理·····	
·····贺祥麟 依易天 周作秋	1
二、不能否定“布伯”·····	杨焕典 29
三、关于《布伯》的整理·····	僮族 蓝鸿恩 莎 红 35
四、对《娥并与桑洛》整理工作的一些看法·····	
·····刘廷珊 付光宇 马永福	42
五、《娥并与桑洛》整理的几个问题·····	余仁澍 59
六、谈《季帕尔汗》和它的整理·····	萧 风 72
七、谈肖甘牛整理编写的民间故事·····	巫瑞书 82
八、义和团故事的搜集与整理·····	蔚 钢 90
九、也谈义和团故事的记录与整理·····	陈建瑜 106
十、谈《大巴山红军传说》的采风整理工作·····	
·····四川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室	122
十一、谈陈玮君的故事·····	王 横 129
十二、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故事·····	柯 蓝 139
十三、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	孙剑冰 145
十四、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些体会·····	董均伦 江 源 156
十五、试谈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和记录·····	朱宜初 162
十六、我的体会和认识·····	张士杰 168
十七、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	李星华 179

十八、必须跃进·····	陈玮君	186
十九、我的认识·····	缪文渭	204
二十、我对整理与加工的体会·····	于济源	209
二十一、搜集整理方腊民间故事的体会·····		
···杭州大学中文系56级方腊民间故事整理小组		214
二十二、搜集整理捻军故事和歌谣的几点经验·····		
···安徽省阜阳专区捻军资料调查研究领导小组		221
二十三、捻军传说故事搜集整理的几点体会·····	李东山	233
二十四、我们是这样搜集整理捻军传说故事的·····		
·····商邱专区群众艺术馆		257
二十五、几点体会·····	牛家琨	269
二十六、谈谈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些体会·····		
·····康新民 赵慈风		282
二十七、把搜集畲族民间文学工作搞好(摘录)·····		
——1978年10月5日在金华浙江师范学院 院讲稿·····	陈玮君	301

评僮族民间叙事诗“布伯”及其整理

贺祥麟 侬易天 周作秋

原编者按：为了继承民族文学优秀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的民族文学，必须大力和正确地发掘、整理各族民间文学。僮族民间长诗“布伯”在《红水河》五月号发表后，引起各方面注意，本期发表贺祥麟等同志及搜集、整理者的文章和原始资料，希望作家、民族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热烈参加讨论，使我区民族文学工作有所提高和发展。

莎红等五位同志翻译整理的著名的僮族民间叙事诗“布伯”在《红水河》五月号上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僮族人民口头创作丰富多彩，有不少宝藏等待我们去深入发掘和认真整理，“布伯”的翻译整理在这方面无疑是推动了以后僮族民间长篇叙事诗的发 掘 整 理 工 作，也给今后的工作提供了一系列值得参考、研究、借镜、争论的问题。唯其如此，我们才准备在这篇文章里就这首长诗的本身及其整理工作加以多方面的探讨。

—

正如其它民间长篇口头创作一样，“布伯”原诗在僮族人民中也流传着许多不同的“异本”。这次所发表的“布伯”是根据好几种“异本”（其中以来宾县师公老艺人黄永

和的唱本为主)整理加工出来的。整理后的“布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代僮族人民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古代僮族人民对大自然所进行的极其艰险和勇敢的斗争。这是值得称赞的。拿整理本和原诗的各种“异本”比较，不难发现整理本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人物性格在这里更集中、更性格化了。这特别表现在整理者煞费苦心地对布伯和雷王两个人物的刻划上。原诗各种“异本”对布伯的刻划多半只满足于讲故事，缺少比较细致深入的描写，因而性格还不够突出和集中。例如，原诗对雷王久不下雨、布伯决定上天去找雷王，只简单地说“卜伯(布伯)气得忍不住”(见杨焕典同志记录本)或“卜伯(布伯)受不了这些话”(见蓝鸿恩同志记录本)，接着就上天了。但现在的整理本就不是这样，而是更详尽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用一些必要的细节来衬托英雄人物的性格：

父老劝他不要骂，

触怒雷王更遭殃。

布伯愤怒拍胸膛，

“我要上天抓雷王。”

这里，拿父老的胆小怕事来和布伯的“愤怒拍胸膛”一心抓雷王一比，使得布伯的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计个人得失、蔑视雷王、对自己有坚强信心、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英雄性格和崇高品质更加突出，格外与众不同。

原诗表现了布伯这个人民英雄的勇气粗犷，这当然很好。可是，如果只写出布伯的翻江倒海、叱咤风云，而不去更进一步描绘出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去更深入细致的揭示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表现他们，

那么，英雄人物就很容易变成一尊不吃人间烟火的天神，缺少真实感，也缺少生活的气息。整理本的“布伯”在这方面对原诗作了不少的艺术加工，给叙事诗和它的主人公都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氛。例如，当布伯决心上天擒雷王时，整理本这样叙述着：

布伯拿起宝剑，
离别家乡和亲人，
誓把雷王抓住，
不进天门不甘心。

布伯儿子叫伏依，
布伯女儿叫且咪，
女儿看着父亲要离别，
拉着父亲哭啼啼。

瓜和藤连得最紧，
父亲和儿女的感情最深，
布伯看着女儿哭，
心中难过万分。

这几节抒情诗式的歌唱，不仅大大地增强了布伯作为一个“人”的性格的真实性，同时也大大地增强了这首叙事诗感染力。英雄人物的性格应该在降龙伏虎等一类惊险场面中承受到巨大的考验，也应该在日常生活里甚至“琐事”中得到表现。布伯是爱自己儿女的，但在这人间大旱，人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布伯为了救生灵，迈开大步就启

程。”这样在对比中描写英雄人物，就比单纯地去歌颂英雄人物的勇敢无畏要有力得多。

整理本对布伯的性格的刻划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起。我们指的是在“脱仓”一节中布伯上圩场前的一再叮嘱儿女不要给雷王斧头和水这件事，整理本是这样描写的：

布伯出门口，
对着儿女细叮咛：
“雷王问斧你莫借，
雷王问水你莫给，
他借了斧会劈谷仓，
他喝了水会上天。”

布伯撑起伞，
走到七里桥，
边走又边想，
还是不放心。

有风水不平，
有事心不宁，
布伯急转回家门，
细细再叮咛：

“雷王骂也不借斧，
雷王哭也不给水，
他借了斧会劈谷仓，
他喝了水会上天。”

我们所看到的原诗“布伯”各个“异本”中，都只是布伯出门前叮嘱儿女一遍，并没有布伯中途折回家再叮嘱一遍这一细节。显然，这一个新的细节是整理者后来加的，我们认为这里加得很好。民间文学整理工作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象照象机那样自然主义式的记录原作，只要不违背原作的主要情节和基本精神，只要是从原作品中人物的真实性格出发，对作品中某些细节加以增减或更动，对作品作艺术加工，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整理本增添了布伯走到半路又折回家再叮嘱他子女一遍这个细节，是完全符合布伯的性格、并且有助于读者去理解英雄人物的。布伯子女两人看管雷王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两人年龄如此幼小，雷王又如此奸诈狡猾，似此情形，布伯怎么能完全放心呢？因此，加上布伯折回家再一次叮咛子女这个入情入理的细节，一方面使得布伯这个人物更真实生动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效果”，使得后来两个孩子将泔水给雷王喝的错误更显得可惜，更使人扼腕而叹。

关于雷王的性格，毫无疑问，不论是在原诗中或在整理本中，雷王都是被当作一个反面人物来刻划的。原诗在某些师公的唱本中，尽管有一些颂歌雷王的章节（这，我们很有理由怀疑它是后来演唱的师公们附加上去的），但原诗的各个“异本”中都没有掩饰雷王要毁灭人类这个最基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对于雷王性格的塑造刻划上，整理本比原诗更进了一步，那就是：它对雷王的丑恶形象作了更加集中的描绘，对雷王这个反面人物从外形到内心都作了线条的、但却是深刻的刻划。正是由于对雷王的外貌和内心同时描绘，才使得这个人物的外形、思想活动、凶恶毒辣的性格得

到统一的和谐。例如：

雷王听了鼓大眼，
气得脖涨嘴更尖：
“我今塞起天河水，
要把人间旱三年！”

又如：

雷王鼓起牛眼睛，
张开猪嘴巴：
“人间得丰收，
为何不来敬雷王？”

对雷王的凶恶险诈和反复无常，作品很简洁地用短短四行诗作了形象化的概括：

凶恶的毒蛇呀，
它会反口咬人，
残暴的雷王呀，
他要反心。

雷王和布伯的不同形象和性格，在整理本中成了色彩鲜明的尖锐对比。整理本不仅分别描绘了雷王和布伯的形象，还通过直接对比，来突出雷王的丑恶和布伯的英雄气概。例如，在“斗雷”一场中，我们看到了作品对布伯的描写是通过雷王的眼睛来看布伯的：

雷王瞪眼看，
布伯是个大勇士：
身躯象山峰一样魁伟，
眼睛象太阳一样发光。

从雷王眼里看布伯，就使得雷王和布伯两个人物形象的

对比更加明显，使雷王更加丑恶，使布伯的形象愈加魁梧奇伟。此外，作品里一再用各种动物的怪相来形容和描绘雷王，也增加了人们对雷王的丑恶的感性认识。试看，“斗输了的公鸡不敢叫，被擒的雷王哑口无言，脸青象蓝靛，他象死鱼睁着眼”——死鱼睁着眼，再加上脸青象蓝靛一样，这有多难看！又如说雷王“睜大牛眼睛，眼泪滴滴掉”，都是用动物的怪相来比喻雷王的外貌丑恶，又用雷王外貌的丑恶，来从外形上反映他内心的丑恶。应该说，作品在这方面对人物的刻划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整理本“布伯”在对于原作的艺术加工上，也有不少地方是作得较好的。例如，“求雨”整节都是生动感人并且具备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洪水”一节里伏依兄妹种牙齿两段诗也写得栩栩如生。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成亲”一节中伏依和且咪沿着大山走，先后遇见金龟、乌鸦、竹枝等动植物，都分别劝他们俩成婚，他兄妹俩人眼泪涟涟，坚不答应……等，写得深刻真挚，在读者内心激起了强烈的同情。今以伏依兄妹遇见金龟的四节诗为例：

兄妹沿着大山走，
满目荒凉心头酸，
路旁金龟抬头说：
“你俩结婚建家园。”

伏依且咪听见了，
抱头痛哭成泪人：
“我俩本是亲兄妹，
同父同母怎结婚？”

伏依且咪心里恨，
拿起刀来杀金龟：
“你能死了又复生，
我俩就结婚。”

走了三步望三望，
金龟复生又爬行。
兄妹看见金龟走，
抱头痛哭泪淋淋。

这些诗句之所以感人深深，首先就是因为它深刻地表现了古代僮族人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古代僮族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他们对伏依、且咪两人处境的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我们对伏依兄妹所面对的难题和痛苦的强烈共鸣。我们知道，神话是由于古代人民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要求而产生的。远古时候历史上确会发生过规模极其巨大的洪水，多少人给淹死了，只有极少数人历经大难生存了下来。于是，在后来的传说里人们就创造出人类再生的故事。在这里，伏依和且咪(这其实也就是古代僮族人民的看法)对兄妹结婚是极度厌恶而且极度惊恐的，但无情的事实又注定了他们只有兄妹结婚，才能繁殖人类，以免人类绝种。就是在这样一个完全无法调和的矛盾前面，古代僮族人民以其无限丰富的幻想，创造了金龟、乌鸦、竹枝等故事，使伏依兄妹的痛苦更加逼真，也更加为人们理解和同情。整理者在这些地方比较深刻地体会了原作的精神，并且在最大限度地、充分保留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对原作的这一部分作了认真的翻译和忠于原作的艺术加工，这是值得赞扬的。

二

在研究“布伯”整理本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牵涉到对民间文学整理加工的具体作法问题，也牵涉到民间文学工作者对待各民族文学遗产的根本态度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首先，整理本对“布伯”原诗从主要故事情节到章节安排都作了相当大的更动。枝枝节节的更动不必说了，就拿主要情节而论，整理本对原诗（不管是那一种“异本”）里的雷王牙齿、布伯上天、伏依兄妹拿刀劈孩子等关键性问题都作了根本的更改。在我们所知道的僮族民间叙事诗“布伯”的各种“异本”中，雷王的牙齿是雷王自己拔下来送给伏依兄妹的，到整理本里这个情节被改成雷王牙齿给撞掉了、伏依兄妹拾得了它；同样，在原诗的各种“异本”中，布伯上天是比较容易的，而在整理本中布伯上天却变得艰苦无比，并且经历了一系列的危难；至于人类再生一段，更改就尤其大了，原诗是伏依兄妹结婚后生了一个象磨刀石一样的肉块，伏依兄妹十分生气，就拿刀来砍这个怪胎，结果碎肉竟变成了万千个新人。到了整理本，这段故事就被改成“兄妹结婚刚三朝，生个小孩乖又乖”，“雷王听见娃仔声，又拿斧钺下来劈”了。

为什么整理者要对原故事作这么大的更动？这些更动好不好、对不对？它们是把原诗改好了呢，还是改坏了呢？这样大刀阔斧地对原作加以砍伐和增添，是不是我们在整理民间文学和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上所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以前，我们决定先从整理者的主观

意图看起，我们试图研究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整理者为什么要对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具体情节加以更动？答案是不难找到的，任何一个熟悉原作而又熟悉整理本的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整理者是从一个极其善良美好的愿望出发，要把正面人物写得愈“好”愈好，把反面人物写得愈“坏”愈好，把傣族古代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表现得愈“美丽”愈好。假如我们的猜测不错，整理者在碰到上面这些主要故事情节时，是不是这样想的：雷王是个憎恨人类并且决心消灭人类的人类公敌，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牙齿拔下来搭救伏依兄妹？如果这样作了，雷王这个反面人物的性格是不是会二元化？再深一步说，难道会有肯搭救人的有“善面慈心”一面的反面人物？布伯上天，难道能不经一些巨大危险和困难就轻易上去了？不用困难来考验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的性格又怎样能突出？他又怎样能成其为英雄人物？至于伏依兄妹亲手砍自己生的怪胎，那就“更得改”了。试想，傣族人民的祖先怎么可能是一块象磨刀石样的怪胎？伏依兄妹又怎么可能残忍到用自己的手去砍自己生的肉？这不是大大歪曲了古代傣族人民的英雄形象？雷王不是十恶不赦的人类公敌么？那么，为什么不把磨刀石样的肉块改成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婴孩，而让雷王去干这个坏事，使得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性格都更加“完整”呢？这样，作品的主题不更鲜明了么？——这些猜测当然不一定全部都是整理者所想过的，但是，从整理本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看整理者的意图，应该说，这些猜测大体上还是符合整理者对问题的看法的。

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愿望的善良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不能不从客观效果上来检查一下这些“善良”愿望所带来的后

果，也不能不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从理论上来探讨一下这种凭主观愿望对民族遗产任意刀劈斧砍、改头换面，究竟是不是民间文学整理者应有的工作态度。

先看雷王牙齿的问题。前面我们已说过了，原诗各个“异本”中都一致承认牙齿是雷王送给伏依兄妹的。如一个原诗中说：

雷王坐在厅堂上，
开口对伏依讲：
“你的情义我不能忘，
现在送你一颗牙齿作为报偿。”

“你照着我的话去做，
把牙齿种在池塘边上，
早晚灌溉又施肥，
二更天就会看见黄花闪金光。

“三更天就会结成个葫芦瓜，
这个瓜将大得象座房，
什么人来买你都不要卖，
你用把凿子把它凿空又刮光。

“我到天上去作恶，
我到天上去行凶，
他们以前怨我不下雨，
现在我要下给他们看。”

（杨焕典等记录本）

是不是说这样一来就使得雷王变得“好”了一点、因而损害了这个反面人物的性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呢？不能这样看。即使仅从上面所引的这几节诗看，也没有读者会因为雷王送牙齿给伏依兄妹，而减少对他决心要毁灭人类的滔天大罪的憎恨。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往往绝对化和简单化，好象孩子们看京戏一样，不是红脸就是白脸，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好人好到完美无缺，坏人坏到无以复加。如果从这样一个简单化了的看法来看雷王这个反面人物，那么雷王拔下自己的牙齿给伏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不难懂得雷王给伏依兄妹以牙齿是很自然的——他已经命在旦夕了，伏依兄妹在他的生命到了千钧一发的最后关头，把他从死神手里救了出来（当然，伏依兄妹不是有意救他的），他为什么不感谢呢？难道一定要把搭救了自己性命的恩人也落井下石，才是所有一切反面人物中独一无二的典型？事实既然并非如此，那我们怎么能拿出一种固定的脸谱套在一切反面人物脸上？

还不止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下古代僮族人民对雷王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古代僮族人民除了把雷王看成为一个或多或少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反面人物相类似的一种人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看法？譬如说，古代僮族人民是不是可以把雷王看成为一个粗暴骄纵、狂野任性、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神密而巨大的自然力量？假如这种看法有可能成立的话，那么雷王把牙齿送给伏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还应该注意的是：雷王把自己的牙齿给伏依兄妹是几千年来僮族人民口头文学中的一个事实（至少在我们所知道的“布伯”歌中没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事实既不是建封糟

粕，也不是淫词秽语，而是古代僮族人民生活中一种主观幻想的反映。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告诉了我们了：“……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①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权利、也不应该把我们今天的看法硬套在古人头上，要他们更改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用我们的想法去代替古人的想法。

整理本中的“上天”这一章，几乎全部是整理者创作的。我们查阅了原诗的几种“异本”，都是简单几句话一笔带过，可是到了整理本卻从原诗的短短三、四行一变而为一百三十行了。当然，问题还不在于整理者把原诗这一部分拉长了三十倍左右，而在于整理本里加上了一连串在原诗任何“异本”里也没有的奇离古怪的情节。在原诗的一个“异本”里，布伯上天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吹第一口水就到云端，
他吹第二口水就到天上，
他吹第三口水就向前望，
见那天池正在修得忙。

（蓝鸿恩记录本）

在另一个“异本”里，布伯上天的情形是：

卜伯气得忍不住，
就舀了清水一满碗，
一口喷成云和雾，
骑龙骑凤上了九重天。

（杨焕典等记录本）